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教外別傳卷十五

青原下四世

洞山良价禪師

契機吳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

般若心晉山二世海北梵教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

曰某甲弄癡殺野豕豈等河良言無其問駭然異之

曰吾非法華經良言無其問駭然異之

值馬祖除良言無其問駭然異之

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爾來

曰此子雖後生其堪與師口和尙莫懸良為感歎

C40
4514

B 84823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金山
我微笑塔院庫中未
為學者大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談



B 64853

教外別傳卷十五

洞曹宗

青原下四世

洞山良价禪師

雲巖屢
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
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
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
曰吾非汝師年二十一請嵩山具戒遊方首請南泉
值馬祖諱辰修齋南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
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
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



叅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瀉山曰聞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瀉山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

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瀉山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瀉山竖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山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瀉山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

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馮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雲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故雲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雲巖曰

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雲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雲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雲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

愚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
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
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
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
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甚麼恁
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
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卽不問祇如說佛界
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
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卽不得初無

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
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
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
稱師爲問殺首座价○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
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
旣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
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
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
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
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

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
 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膺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問寒
師也 僧問長慶稜如何是年牙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關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
 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
 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投
同云幾乎與麼去 耶瑯覺云我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僧堂裏去 雲居舜云大小瑯瑯作這箇去 就山僧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三冬向暖火九夏取涼風 寶峯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 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涉入諸人如今向甚處回避無事上山行交參正偏涉人會也無 泐潭準云若爲人時冰也暖不爲人時火也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

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師喚侍
 者撥退果卓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看 耶瑯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辦得
 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着在馮山詰云諸人還知
 洞山落處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
 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亦不
 得正眼覷着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虚空鈞錘
 而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
 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出南堂
 靜云洞山坐籌帷幄決勝千里泰首座通身是口有
 理難伸洞山果云洞山壓良爲賤泰首座是有理難
 伸山僧路見不平要爲雪耻當時纔見與麼問只向
 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待他擬議拈果子劈面便擲
 不唯塞斷咽喉免見後人妄生卜度淨慈昌云
 洞山雖然撥得果卓去要且塞泰首座口不得
 ○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

與鐵棒有分○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
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
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
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
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畚裏
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
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昭覺勤云大凡行脚人
正要透脫這一件事這
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
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
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量未
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只如洞山道我也亦從人
家簷下過粟畚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到這裏
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還會麼金

鷄啄破琉璃敲玉
瓦挨開碧海門

○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

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
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
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
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
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
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
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
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
居
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卽道
長慶稜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峯搬柴次乃於

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雪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雪峯無語○問時時勤拂拭為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其三年請舉前話不

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舉乃

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雪竇顯云他既不

是賸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東嶺頭一箇提不起使令國人來且同款款將去 翠巖芝云總不合得他衣鉢却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真箇是賸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靈隱嶽舉翠巖語了云到江吳○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地盡隔岸越山多

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菴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菴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菴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云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師謂衆曰知有佛
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
佛保福展別云佛非雲門偈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法眼益別云方便呼爲佛○師
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密曰不濕脚師
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
不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則不無
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
麼行僧遂進此語茱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
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云此語還有疑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由麼師道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

行那僧是會了問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
不會了問請斷看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然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曹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奇伊具一隻眼徑山呆云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會下有老宿
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老宿曰不會師代

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

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法眼益代云恁

麼則弟子不註也

○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

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

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

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

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

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

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

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

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

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

雪明月藏鶯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

起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

彩卽屬涿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

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

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

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

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

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
言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
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
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
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
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
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馮以有下
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并以巧力射中百
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
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

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
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
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
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
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
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
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
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鞞鞞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
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燥
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

一老一不老

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曹山云不扶待云如何是一不老曹山云枯木僧又

舉似道遙忠云三徒大義

○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

面有人說心說性密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

去死十分密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師

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

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

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

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語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稱云古人打此一棒意

○師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

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

吾閑名已謝

石霜諸云無人得他肯雲居膺云若今無人辨得疎山仁云

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

青原下五世

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价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二

十五登戒尋謁洞山洞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

洞山曰那箇擣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自此入

室盤桓數載乃辭去洞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

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處

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

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尋
值賊亂乃之宜黃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
宗至師爲盛○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
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墮墮曰不受
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
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
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墮却色聲香
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
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
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

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汗將爲墮且不是
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
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
耳○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
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
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
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劒揮
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僧問具何知解善
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
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

曹山○師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

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處○問維那甚處

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維那

無對雲居膺代云正好著力山仁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峯志曰作

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

邊事作麼生日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

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

好師拋下火僧口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

潭明更明○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

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未沾唇報慈

遂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

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日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

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

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馮山語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

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子歸就父

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

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

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

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貓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徑山杲云甚麼處去也○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清涼欽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

師曰無下手處○紙衣道者叅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道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道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道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道者珍重便化○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
 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
 角雲門便禮拜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問答未免在
 驢胎馬腹裏作活計雖然如是狗銜
赦書諸
 侯違道○陸巨大夫問南泉姓甚麼南泉曰姓王曰
 王還有眷屬也無南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南
 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
 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
 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
 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
 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

如是○僧問香巖如何是道香巖曰枯木裏龍吟曰
 如何是道中人香巖曰鬪體裏眼睛玄沙備別云僧
 龍藏枯木僧
 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曰猶帶喜
 在曰如何是鬪體裏眼睛石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
 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
 是鬪體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
 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
 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
 木龍吟真見道鬪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神鼎譚云石霜一向打標向真界
 裏作活計又舉曹山云恁麼會取

好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華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機不妙徑山杲舉圓悟透三種滲漏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破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感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楚石琦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種滲漏裏却不破三種滲漏所拘礙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爲什麼如此無事教壞人拘礙要天奇瑞云羈縻裏露出兩箇眼睛牙脣裏拍搭一條舌頭卻如做夢猶自不知這老子捉象全用其力捉通氣固向命根上一指所以師子捉象全用其力捉兔亦全用其力引得這僧轉生狐疑這老子亦勸撒不下當時待他開口便劈口打着他知不知大蓋當斷不斷返○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招其亂

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雲居道膺禪師

洞山价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洞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翠微曰你每日啗箇甚麼洞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洞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洞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洞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洞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

對師曰道膺罪過○洞山問師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洞山然之○洞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洞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洞山曰麤人師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

真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雜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在他緣水與青山○南泉問僧

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南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

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

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

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

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

汗流大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

地動卽不無這三箇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又作麼生祇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楚石琦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洞山問子近日何

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洞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洞山召膺庵主師應諾洞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洞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天奇瑞云擔板漢只解怎麼去不解怎麼地獄幾時得箇轉身復云水暖○劉禹瑞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

從何來公無語

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系別云謝和尚再三

○問如何

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厓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

曰泐臺盤乞兒

昭覺勤云識機宜別休咎有可互轉關底眼千百人中難得一箇半箇爲

什麼却成泐臺槃乞兒去也是隣兒不覺醜何止

琦云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主賓互換當機作舞堪笑

泐臺槃乞兒也○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是面南看北斗

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洞山曰這箇聾師曰他不

死洞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
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
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
去僧不肯雲門偈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以拄杖便打○師
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
消也保福展云要且無雪上加霜○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
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
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趙州曰雲
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趙州曰九九
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趙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
麼難會趙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趙州曰
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長慶曰草裏
漢曰挂後如何長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長慶曰
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
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
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又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聞黎念者是甚麼經僧

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
 此得入○荆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
 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成應
 諾師曰會麼成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
 汝若會迦葉不覆藏清涼欽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若也應喚總是去即
 不密也且道作麼生是密語時有僧問清涼云何曾
 得密來東林總云惟我弘覺二十年獐羊掛角絕
 跡亡蹤及乎被尚書一問直得帶水拖泥遭人笑惟
 法燈也是日午點燈夜半發墨東林不然如何是密
 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且道與麼道還有過也無真
 久云更不用別人東禪觀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
 可全拋

疎山匡仁禪師洞山介法嗣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造洞山值洞山早
 叅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洞山曰不諾無人肯師
 曰還可功也無洞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
 得卽無諱處洞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
 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垂時如何洞山曰
 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
 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洞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
 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洞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
 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洞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
 師曰如何是非迢然洞山曰無辨處洞山問師空劫

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洞山曰人還有意
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洞山曰現問次師曰是
何意旨洞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
大瀉值瀉山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
聲色裏坐卧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瀉山
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瀉山放下拂子歸方
丈師不契便辭香嚴香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
和尚無緣香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香
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香嚴曰言發非聲色
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

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瀉山問香嚴曰問聲色話底
矮闍黎在麼香嚴曰已去也瀉山曰曾舉向子麼香
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瀉山曰試舉看香嚴舉前語
瀉山曰他道甚麼香嚴曰深肯某甲瀉山失笑曰我
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
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天童華云在今天
下覓一箇言發非
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况更師聞福州大
要會他瀉山說話雖然切忌鑽龜打瓦師聞福州大
瀉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
彼值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是否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安放下

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
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安喚侍者取二百錢
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安
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
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上事安舉起拂子
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安曰如何是法身上事師
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安曰龍蛇易辨衲子
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徑往禮拜謙
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謙曰曾到大滙否師曰到謙
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謙曰滙山可謂頭正尾正祇

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
處謙曰却使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滙山
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謙一日問虎生七
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巖出世師
不爽前約遂往訪之香巖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
已靈時如何香巖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
嘔聲曰是何言歟香巖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
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
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香巖
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

香巖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香巖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卽肯他千聖諾卽諾於已靈香巖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屣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夾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夾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夾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夾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叅巖頭巖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巖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巖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巖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被驢撲○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邊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雲門便禮拜徑山果云雲門禮拜不是好心笑巖實云枯椿非枯椿也且不足論只如法身上還曾會得也未大慧只知雲門禮拜不是好心正不知踈山老漢○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打初頭已着賊了也

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閑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閑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浮山遠云疎山以錐錐地大嶺用刀剗空

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構副何故後語中有指有殺然雖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撻雪竇宗云說甚麼龜毛長三尺臘月蓮華盡是和衣草裏親直饒向這裏分三列四說得個儻分明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疎山恁麼道只向道一文也無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掀倒禪林拆卸壽塔教造老漢無依倚處為甚如○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此知恩方解報恩

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鼓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

青林師虔禪師洞山价法嗣

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

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洞山曰別甌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洞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洞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洞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洞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洞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

辭○師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赴出大馮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這僧既抗節朝堂不覺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劫將坐具便撼待伊擬議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徑山杲云饒你離心意識叅得透出

凡聖路學得成也是雪峯道底

白水本仁禪師

洞山价法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

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
 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
 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
 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
 處雪竇顯云本仁也甚奇惟要且會觀天上既非聲
 前句後且作麼生入大瀉秀云本仁只知橫干
 不會豎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
 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句後覓箇安身自然
 別有生涯徑山果云本仁將一穿雲居子換却天
 下人眼睛却被這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
 鼻孔後來舜老夫拈云本仁既已入草這僧又落深
 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郟歌社舞到處與人合
 得着妙喜云舜老夫是則也是未免隨樓搜景上座
 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

前神出鬼沒雪曲陽春和不是齊郟歌社舞且瀉瀉以
 拂于擊禪牀云這箇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這箇決
 定不是色且畢竟是箇甚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
 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楚石琦云本仁也只道得
 箇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別有甚麼奇特白雪陽春雖
 唱得爭奈時人和不得請誰在甚麼處聲不是聲色
 不是色天香瑞云三箇老漢皆明物外就裏掬水
 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不知放倒旗槍和泥合水免得
 強生枝節反陷自身且道色即是色聲即是聲要不
 問依本分會麼萬頃荷花遮碧水一羣練雀噪青林
 他日逢人○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鏡清曰不敢師
 曰還有卧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
 道者滴水冰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
 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
 意此人聾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

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椹樹否
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
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
成器然住後衆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
如何奉唱然云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
也玄沙開云然師兄佛法
卽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白馬道儒禪師

洞山价
法嗣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

井底蝦蟆吞却月

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
月黃龍云不奈何云恁麼則吞却

去也黃龍云一任吞云吞
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

龍牙居遁禪師

洞山价
法嗣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叅翠微乃

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

在於何翠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洞山曰爭怪得

老僧法眼益別云祖師來也
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
甚麼

雲居齊云此三人尊
無親疎眼在

○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

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

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

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

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

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

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卽有祇是無祖師
師意底道理 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
得與麼面長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
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骨便擲
翠巖芝云當初如是今時衲僧皮上還有血麼
鴻山詰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は撥
草瞻風與他後人為龜鑿又舉住後僧問處乃云龍
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瀉則不然待問當年二尊
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扶豎翠微臨濟亦乃不孤
他來問 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撥着猶可纔被箇孤
子撥着失却一隻眼 昭覺勸云這僧來莽鹵學
處顛頂雖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
西來意用明作麼若向這裏辨得出山僧與你拄杖
子若辨不出和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
鼻孔一時穿却
 止于洞山隨衆叅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洞
 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

○問十二時中如何着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
 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
 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向有閑暇恁麼會
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
 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無邊身
 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
 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
 麼將得去○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
 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

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報慈嶼讚師真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益別云飽叢林

華嚴休靜禪師

洞山价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泐渾準云也好箇消息華嚴和尚雖解臨時對答應用不識其宜只解順水撐船不解逆風把橈當時若是準上座卽不然纔見首座云聖僧作麼

生便打一槌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院謹白請禪德且道因什麼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昭覺勤云珠鑽九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箇甚麼只對他道跡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

情識運爲洞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洞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洞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

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
 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
 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
 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
 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
 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
 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卽得徒衆爲甚麼也不
 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
 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
 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
 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北院通禪師 洞山价法嗣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叅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
 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夾山起來打一拄杖
 師便下去 法眼益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 次叅
 洞山洞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
 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洞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
 倒禪牀洞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

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
好看師良久洞山召通闍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
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洞山道全禪師

洞山价
法嗣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
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
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洞山曰步步玄者卽是
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

京兆峴子和尚

洞山价
法嗣

京兆府峴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

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闔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
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蜺以充其腹暮卽
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華嚴靜
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
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
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价
法嗣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
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祇如少
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

越州乾峯和尚 洞山价法嗣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

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

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雲門

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雲門曰也要

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雲門應喏喏雪

顯云若明得裏裏向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昭覺勤云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擲手擲以膠投漆庵內不見庵外無孔鐵錘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分

金博金 瀉山果云乾峯平地生堆韶陽因風起浪然雖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和泥爲甚

麼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天童覺云坐着病在膏肓閉着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圖

一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

霜夜月任 蓮落前溪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

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

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雪竇顯云諸德雲門老只解一手擡不能

一手擡還有共相着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雲居元云此語衆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乾峯夢裏合眼跳

黃河覺來身在牀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座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徑落

處許你解空第一 瀉山岳云乾峯善唱雲門善拍背拍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麼一堂風冷淡干

古意分二期 徑山果云乾峯洗面摸着鼻雲門喫飯咬看砂二期 葛地相逢着元却是舊怨家雖然如

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醜顛也無傍觀者 育王光云跟親手辯彼此作家檢點焉

來猶欠一着在瀉福卽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消息盡從教大地黑漫漫 天奇瑞云雖然片雲遮月

就裏光灼乾坤所以明眼人前三尺暗然不虛也休

誇霹靂錮空到底絲毫不露也是雉鷄藏山鑽頭不顧尾山僧非他乃剖判爭肯輕存曲直豈不見道擒縱在我殺活非他笑巖竇云拾得酒酣寒山醉倒相扶相挽和泥臥草天明携手出松門直至如今無處討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

處師以拄杖畫曰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偈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云扇子云

十三天策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雪竇顯代僧便喝又有僧請益長慶長慶云問取堂古第二座雪竇代僧云錯尋有僧問雪竇雲寶云墮坑落堙又自代云作賊人心虛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為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大馮秀云今古盡道乾峯安居祖師之堂開後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峯老漢被這僧一問直得手忙脚亂諸德且道說誰在甚處良久云不在水兮不在山只在人心返覆問南華曷云乾峯曲盡慈悲當機提撥雲門巧問方便觀面發機直得枯水生華冷灰騰烟且道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明什麼滄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馮山泰云把定乾坤眼

綿綿不漏絲毫游戲諸塵中的的全彰妙用穩密處三界顯露孤危處八面坦平須彌山上走馬日本國裏藏身即不問你在鬼窟裏作活計徑山琰云唱道在這裏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徑山琰云唱道在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着在靈隱嶽云乾峯也是釘椿槌櫓

欽山文邃禪師洞山俗法嗣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王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德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

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

來法眼益別云是則是錯打我雪竇顯云諸德欽

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汝試舉天

龍潭底看以坐具便撼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

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峯巖頭總

是如槃堂裏漢翠巖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

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五祖戒云德山只解

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馮山語云德山門下草

偃風行大瀉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道旁春便

打且道德山是大瀉是會麼橫按銀錡全在冷太平

寰宇斬處頭天童華云宗師非其透關眼令行

機臨垂手之際又馬能辨其縉素只如德山門下過

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從德山門下過

也是喫棒底漢還見德山麼

驀拈拄杖卓一卓賊是小人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

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叅

洞山時語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

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

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益云不盡

他得○德山侍者來叅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

麼也無侍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

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侍者撥開臂曰且聽某通氣

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這裏一點用不著侍者曰

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叅堂去○

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山曰

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山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

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
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
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
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峯過江
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
喫巖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雪峯曰某甲亦然
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巖頭曰甚處去也師
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巖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覓
公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

不問巖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蔣山勤云欽山雖解轉身吐氣亦未有喫茶分何也語在○巨良禪客叅禮拜了

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
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
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關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
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
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
安察察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
如何得中的去察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
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

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青原下六世

洞山道延

禪師曹山寂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曰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

金峰從志禪師

曹山寂法嗣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

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

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

明招謙云可惜許金

峯好一則因緣被這僧塌却若要話行這一掌須是金峯自喫始得

昭覺勤云六耳不同謀

○師

一日拈起枕头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头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头師曰落在金

峰窠裏

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此與麼

負人面無慙色

雲蓋本云賣寶遇着瞎波斯

覺勤云渾倫無縫罽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

描不就喚作枕头故是落在金峯窠裏直饒不喚作

枕头未免亦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峯窠

莫認識取鉤頭意

○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

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
道你會禪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
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
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
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
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
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
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曹山慧霞禪師 曹山寂
法嗣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
曰是師曰祇又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
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
到

曹山智炬禪師 曹山寂
法嗣

撫州曹山羌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
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曹山曰退步就已萬不失一
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叅

嵇山章禪師 雲居膺
法嗣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

欽定四庫全書 曹山寂 稽山章

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明招謙云稽山未潑茶前合下得什麼語免他道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雪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雪峰肯之

佛曰本空禪師雲居膺法嗣

杭州佛曰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雲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卽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

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曰夾山夾山許相見師未陞塔夾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顛上夾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塔夾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夾山便揖師乃上塔禮拜夾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夾山曰何不來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夾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

生夾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夾山曰
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
甚麼夾山曰冷灰裏有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窓下安
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明窓解
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
師出應喏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
天台國清夾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
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夾山
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夾山曰看君祇
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曰普請維那令師送

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奉和尚
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
作聲夾山回顧師曰甌茶三五盃意在饅頭邊夾山
曰甌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甌有傾茶勢籃中
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
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
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
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

朱谿謙禪師

雲居膺
法嗣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齧靈鼠聲國

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齧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齧師曰齧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昭覺勤云朱溪入面受敵故宜委曲接人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道已後須遇人始得佛燈

詢頌云鼠既不靈官馬相踏借使乘風厮挨厮撥干戈中立太平基稟稟嘉聲振蘭若

靈泉歸仁禪師

法嗣 疎山仁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疎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疎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

疎山證禪師

法嗣 疎山仁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叅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投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投子曰還將得劔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投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侍者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黃檗慧禪師

法嗣 疎山仁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

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况饒益有情
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
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
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叅
尋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眾
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仁曰畱塞虛空汝作
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仁便休師下堂叅
第一座第一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
敢望慈悲開示愚昧第一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
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

石門獻蘊禪師

青林處
法嗣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
齊於諸聖青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青林曰
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
一日歸侍立次青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
來青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鋤不動
土靈苗在處生青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
喏青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
樹豈受栽邪青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會見他枝葉麼
師曰不曾見青林曰旣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

孝夕別傳卷之五
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青林曰如是如是○青林將
順寂召師師應諾青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
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青林曰或有人問你
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
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
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
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
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紫陵匡一禪師

華嚴靜
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

清似鏡蟠龍何處安蟠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噴
旣師不肯蟠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
豈滯玉輪機蟠龍肯之

京兆香城和尚

北院通
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叅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
北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

青原下七世

上藍院慶禪師

洞山延
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
的雪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雪峰大笑師後承

洞山印解開法上藍

同安慧敏禪師

洞山延法嗣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叅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洞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洞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洞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

天池智隆禪師

金峯志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金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龜洋慧忠禪師

草庵義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草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草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為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

同安志禪師

同安丕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同安曰

須是這驢漢始得

大陽慧堅禪師

靈泉仁法嗣

鄂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靈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靈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

廣德義禪師

廣德延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廣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觀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廣德曰忽然雲霧靄闌翠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

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

紫陵微禪師

紫陵一法嗣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夾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夾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

青原下八世

梁山緣觀禪師

同安志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

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
 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
 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黃龍清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奈借便
 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
 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雖然
 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生
 支遣具眼者辨取 護國云云梁山云解步作登高
 不解從空放下若是山僧即不然待他道忽遇傾林
 倒嶽時如何只向他道雲在嶺頭閑不徹 天童華
 云梁山和尚與賊相戰兵刀交接真然鼓之雖不棄
 甲曳兵而走要且只解戰賊不解殺賊有問山僧家
 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打何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雲頂德敷禪師

護國遠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叅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護國曰罷攀雲樹三
 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

石門紹遠禪師

石門徹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石門問如何
 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
 石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
 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會
 取次

石門筠首座

石門徹法嗣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幾沐浴慕之

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大陽警玄禪師

梁山觀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梁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梁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

遂有省便禮拜梁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辯恐上紙筆梁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梁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梁山歿辯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

青原下十世

投子義青禪師

大陽玄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試經得度習百法

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
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猛省曰法離
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
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屈旦師來圓鑑禮延之令
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
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圓鑑掩其口師
了然開悟遂禮拜圓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
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
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我卽便嘔自此復經
三年圓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

頂相皮履直襪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
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
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
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
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
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卽曳
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
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
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
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

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

興陽清剖禪師

大陽玄法嗣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大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大陽笑而去○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大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大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福嚴審承禪師

大陽玄法嗣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大陽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廓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大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大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師後隆云冷如毛栗細如冰雲○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
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
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羅浮顯如禪師

大陽玄
法嗣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大陽問汝是甚處
人曰益州大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大陽曰你與
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大陽曰汝解騰空那
曰不解騰空大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
身無辨處大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
三昧豈彰名大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

彭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白馬歸喜禪師

大陽玄
法嗣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
路大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大陽曰與你箇入
路師於言下有省

青原下十一世

芙蓉道楷禪師

投子青
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
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
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

有爲人處也無投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
禹湯也無師欲進語投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
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投子曰且來
闍黎師不顧投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卽以手掩
耳後作典座投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投子
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
飯投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
日侍投子遊菜園投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
投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
外投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投子休去

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投子曰卯
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投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
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投子曰奴兒婢子
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投子曰得恁
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

青原下十二世

寶峯惟照禪師

芙蓉楷
法嗣

洪州寶峯闍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
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
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

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泰詰
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虚心游方
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
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
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
地非鼇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
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

鹿門法燈禪師

芙蓉階
法嗣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
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芙蓉問曰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
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芙蓉撫而印之

青原下十三世

長蘆清了禪師

丹霞淳
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
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
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丹霞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丹霞曰你開在且去
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丹霞掌曰將謂
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丹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

孝名錄卷之三
三
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
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丹霞曰你試舉我今
日陞座看師良久丹霞曰將謂你督地師便出

天童正覺禪師

丹霞淳
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十四具戒十
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
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文室陳所
悟香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
心行香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

之復拋向後香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香
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丹霞問如何
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
夜明簾丹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丹霞打一拂子曰
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丹霞曰何不道取一
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丹霞曰未暇打得你且
去

圓通德止禪師

寶峯照
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閔中之季子
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弱冠夢異僧授

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王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
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
忽大悟連作數偈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
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
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
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真
際俾居圓通

華藥智朋禪師

寶峯照
法嗣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
因爲衆持鉢寶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

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
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
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蘿
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
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
泉於憶字處成遠以手掩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
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
師應喏

青原齊禪師

石門易
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從雲蓋智禪師出家

執事首座首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首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利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首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

尼佛通禪師 石門易法嗣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契不得也遂寧契不得也石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

便石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

青原下十四世

雪竇嗣宗禪師 天童覺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圖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

善權法智禪師 天童覺法嗣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

淨慈慧暉禪師 天童覺法嗣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宏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宏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宏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

瑞巖法恭禪師 天童覺法嗣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

吉祥元實禪師 天衣聰法嗣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眾天衣擯之中夜宿出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天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天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天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

師於是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
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天衣
稱善

投子道宣禪師

天衣聰
法嗣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天衣叱之師
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
聲直近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
天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雲下十五世

玉寶智鑒禪師

天童珽
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
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
長蘆大休首衆卽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
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
教外別傳卷十五終

及另傳卷三

身置大村首界唱器之於迦界
因曰其甚熾捷曰非手以動手身夫卦卦其想故
即似雲霞皆變轉神卻似異凡千泉執持與此手意

教外別傳卷十六

過去六佛

毗婆尸佛

毗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

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

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

毗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

及下月身卷十六過去六佛

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

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

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

迦葉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

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

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文殊

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

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慙愧首山念云文殊大似庵耳偷鈴瑛耶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爲山詰云善財能採文殊善用非但寢疾毗耶直饒盡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效他箇箇脫體而去何故解用不須霜刃劔延齡何必九還丹梁山遠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舌甘露乃疾藜之園文殊當時與麼舉揚若不是善財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免一場癡癡還知

二大老落處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元叟端
云善財解採不解用文殊解用不解採以致盡大地
人病在膏肓大衆且道諳說在甚麼處猴愁樓樓頭
狗走抖擻口萬峯蔚云善財拈起藥草家醜無端
露盡文殊舉示諸方文殊漏逗不少嵩山不令人知
且道有河玄妙千年松○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
下茯苓得者自然微笑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曰
其方未充

天親菩薩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
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
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

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維摩大士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
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
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
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
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直至如
今起不得雲寶顯云維摩道什麼復云勘破了也
耶耶覺云文殊與麼讚善也是杓下聽虛聲維摩
默然你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昭覺勤云這一轉

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據坐右
道不對要且摸索不着直得其聲如雷普驚群動自
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
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麼時作箇甚麼得見維摩 馮
山果云大衆居士門高可謂壁立萬仞水泄不通擬
心則差動念則隔不擬不動落在無事界中諸人作
麼生入良久云退後退後 大滄智云不二法門是
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爲刺語若不是默
然維摩一場虛設畢竟如何具眼者辨 金粟悟云
不二與默然廣慧與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
麼當堂禪正坐
全體本無餘

善財童子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
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
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

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
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
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善財
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
爲甚麼不見善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嘆尊者曰空
中雨華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
重尊者善說般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
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

是真說般若雪竇顯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這一隊漢塗糊伊更
有這老漢把不住問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早見
敗關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潑又云我
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
甚好惡總似這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眾雪竇幸
是無事人你來這裏覓箇
什麼以拄杖一時迺下
○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

雨華尊者乃問此華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

帝釋曰弗也尊者曰從何得邪帝釋乃舉手尊者曰

如是如是雲門偈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
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逢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
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

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

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

佛弟子當依何住舍利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

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

弗與麼去馮山詰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

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為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

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東禪觀云舍利弗依

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弗與麼

去也是隨邪逐惡
昭覺勤云住無所住行無所行

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腳跟下廊同太虛如十日
並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麼則與月上女同證無生得
不退轉隨去來處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
孔一時穿却說甚麼如舍利弗恁麼去
佛慧泉頌
云淡籠烟深瑣霧鶯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
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娥

眉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
 異須菩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
 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曰誰名彌勒誰是彌
 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曰我從
 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
 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
 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
 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白雲端代云
吾不如汝

殃崛摩羅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

王位用千人拊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
 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
 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
 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
 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
 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
 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海意曰且待
 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尊者不

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谷尊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

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翠巖真云川道什麼處見直鏡雪天漂神湖光滄蕩且莫說夢

保寧勇代王云希有希有 三萬阿羅漢要且 不識賓頭盧當時待他策起眉毛 云會麼便與作禮非唯識賓頭盧亦乃同參古佛 雲居元代王云當時驀面便唾 虎丘隆云賓頭盧 得大機顯大用不設親見佛來雖然賴阿育王放過 若不放過泊合打失眉毛放過則且置尊者策起眉 毛又作麼生還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 是非 梁山遠云阿育王輕輕借問賓頭盧草草承 當仔細檢點將來不勝漏逗且那裏是漏逗處國清 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薦福行云大王七寶隨身尊 者天龍擁衛驀然狹路相逢彼此難為回避且道其 中事作麼生聞浮接得真天子同踏毗盧頂上行

障蔽魔王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 卽且從只如金剛齊還不見障蔽魔 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 是而住互相熟瞞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卽 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 看孔著楔卽今富貴卽易喜窮卽難虛空無心墻壁 有耳二老漢不得無過且道過在 於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

那叱太子

那叱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

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陁禪師

秦跋陁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

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劔水之下以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十二帝問其肯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務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汭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卽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釋火不知身是道場雪竇顯云一對

無孔鐵鎚 昭覺勸云終日拈香釋火不知拈香釋火 ○又曰大道祇在目前

要且目前難親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 ○又

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益云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

道 ○十二時歌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枉經

無數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

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日出郊

出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舉意便遭魔境

燒若施功終不了曉夜被他人我撈不用安排祇麼

從何曾心地生煩惱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

不知元是道祇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盡是

他家染汚人若擬痴心求作佛問取虛空始出塵禹

中已未了之人爭爲計假饒特達祖師言莫向心頭

安了義祇守玄沒文字認着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

不追尋永劫不遭魔境使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

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脩行受苦苦不曾迷莫求悟

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

路日昃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有疎親不用

工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

元來聲色中迷夫未識爭爲計晡時申學道先須不

厭塵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不用更安真作淨潔却
勞神莫認痴強作近隣言下不求無住處暫時喚作
出家人日入酉虛幻聲香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食
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把沒可守蕩蕩逍遙未曾有
縱使多聞達古今也是痴狂外邊走黃昏戊狂子興
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思
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痴人
喚作波羅蜜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脩
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
室礙放蕩長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半夜子心
住無生卽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勿文字
佛祖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境搜求實總無
生死魔來任相試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追
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
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

善慧大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
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翁年十六納劉
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
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

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
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
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
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
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
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
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
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

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

師曰大士講經竟

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白雲端云傳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

本覺一云傳大士已足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今樂聞慶長久云兩段不同 老宿云大士不得誌公洎成虛棄○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眾皆起唯大士端

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大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俗邪大士以手指衲衣○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

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

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玄沙佛云大小傳大士祇認得箇

出直鏡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窠勤過了打又云玄沙

也是打草蛇驚

九峯勤云大小傳大士奈一法中

而有異九峯卽不然夜夜困卽眠朝朝覺卽起
山聰云九峯和尚是大力量人言不虛發洞山道

來卽便眠覺來卽便起只如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
麼雖然如是三十年後且莫和泥合水法昌遇云
此是古佛垂慈不無方便爭奈善因而招惡果傳大
士如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鱗甲羽毛總在裏許
逃生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定別有生涯保寧勇
云大眾傳大士此頌古今不少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
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
昭昭靈靈洞山聽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
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
亦有一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可囉
茶濕卻背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呵光囉
哩哩囉哩千巖長云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傳大
士又俗氣未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
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湏揮劍若不揮劍漁人棲巢
○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
水不流大奇瑞云爵祿可辭白刀可蹈此語難得也
何故五更鷄唱兮花開上苑三秋葉落兮雲
單前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

南嶽慧思禪師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
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

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五祖戒云更說

遂徵云且道山上語山下語雪竇顯云有什麼屎
臭氣瑯琊覺云驗人端的處雲巖芝云思大祇見
尚寶公未傳語時猶較些子芭蕉徹云更進一步又云雖
雖頭利不見鑿頭方天聖泰云思大祇知開口
是入泥入水幾人搆得保寧勇別思大云傳語法師合取
寶公平地喫交

天台智者禪師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顓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經山果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判法矣

泗州僧伽大聖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

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寒山曰你不是我同流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蕭翼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諡代云文殊文殊

天台寒山子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

打一下僧回首寒山呈起加申曰是甚麼僧曰這風

顛漢寒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寶峯

文云寒山打這僧實為費鹽醬多莫別有道理 黃龍清云寒山子只知這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己拋

撒更多且道什麼處是拋撒處良久云 十方世界成根藉一日收來五味全 ○因趙州遊

天台路次相逢寒山見牛跡問趙州曰上座還識牛

麼趙州曰不識寒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

趙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去寒山曰蒼天蒼

天趙州呵呵大笑寒山曰作甚麼趙州曰蒼天蒼天

寒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捨得子

天台山捨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捨得因豐子

捨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捨得放下掃帚叉手而

立寺主再問捨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槌胸曰蒼

天蒼天捨得曰作甚麼寒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

衆集捨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捨

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

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布袋和尚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形裁腰肢感額瞻腹出語無

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
盡貯囊中入鄆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蘆纒接
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
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
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
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
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
下布袋义手保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
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
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

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有偈曰
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
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
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
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
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
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

法華志言大士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噀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一般人會不得○僧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扣冰澡先古佛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攜鳧氈一包醬一器獻之雪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氈雪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雪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雪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雪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雪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雪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鷺湖歸温嶺結庵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

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
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日莫祗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
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闈
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
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
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

千歲寶掌和尚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
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
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

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音急有
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
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
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
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
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
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
往鄧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
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逐飛來棲
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

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跌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黃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

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攻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

法順大師

法順大師姓杜氏世傳文殊化身也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嘗作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天音瑞云金剛之堅木爲堅如意之貴未爲貴左右觀之風吹不入前後藏之雨洒不着所以法華云幽固深遠無人能到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實性大師因同叅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

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
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王

茶陵郁山王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
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
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
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
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
尚得度師端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
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王五
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備云大小
肇法師臨死猶

瘰
語

禪月貫休禪師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
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
柔代

云能有
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

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

對汾陽昭代云
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
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
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
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
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開云盡山河大
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法海立禪師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官師
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
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
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
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檐拄杖
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
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
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
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

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
樓子和尚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
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
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尊者震聲
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
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上竺證悟法師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
法師問具變之道僊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
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
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
緣起始諭旨告僊僊然之師嘗患學者固於名相至
以天台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
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
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
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
這箇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

元曰却祇從這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鍾鳴去其秘密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淨居尼玄機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

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爲達邪乃往參雪峯雪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雪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雪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雪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雪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雪峯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弟所見雪峯非真覺存也未嘉旣到曹谿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八名老宿

二十六則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

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

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却

報慈遂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

歎為甚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何麼過驗得麼雪竇顯云誰家金粟無一兩顆黃龍清云一老宿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只如這僧道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是會不會參玄要具通方眼好向言中辨古今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

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藏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又

大通本代云

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藏主無對

又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

又道不識

壁

法眼益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心字

報慈遂云門上不

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心字

昔有二庵主任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

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

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

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益云且道

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

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庵

主無對

歸宗系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王問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

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老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

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

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

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

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

是家園甚報慈送代云是亦食不傳法燈欽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

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

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二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

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如來正法輪天童傑舉瑯琊語了云二老宿敲

瓦打瓦瑯琊和尚畫虎成狸諸人要見祖師面壁底意甚麼窮坑難滿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益別云不會古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

諸人

待汝構去

法眼益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講去還
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

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

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

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

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

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

法眼益云古人恁麼顯露些
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雲門
偈云

飲此不字又云
是師子兒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座主曰鈔

解疏疏解經老宿曰經解甚麼座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舩竟不能動

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

像爲甚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觀相生
偏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

聖麼

法眼益代云汝道
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

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益代云弟子鎖大師
法燈欽代云還我鎖

進來又老宿代云
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

僧無對詔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

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益別

云利動
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

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

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欽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

底著向那裏法燈欽代云汝念甚麼經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

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

說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為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

甲身為王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

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

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

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价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

船僧無對天台詔國師代云不欲驚眾

凶名宰官

七則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

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益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
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

曰誰人欠少法眼益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棟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

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益別云此僧是棟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王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
庵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

師庵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法眼益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

無對法眼益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王曰此是

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

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

王向甚處去院王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

道無我聲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鵝鳩背向伊道谷呱呱

凶名行者五則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
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

得僧無對法眼益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

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

無對滄山祐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却

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

是曰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甚麼

不去岸上死

鷓子赴鷓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一切眾
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鷓子見佛為甚麼却顛僧無

對法燈欽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

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

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

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

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

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亾名道婆五則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庵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

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徑山信云冷地看來遮婆

子也不啣啣何待遣出遮僧方燒却且道雙髻意落在甚麼處具眼者辨看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任庵僧問婆有眷屬否

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

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

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

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

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挿向

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

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

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

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益代云心明滿處即知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

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

僧無對雪竇顯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

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

顯代云各國咸知○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

臥雲庵帝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

對雪竇顯代云難進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

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

何為驗僧無對雪竇顯代云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經悉

為煨燼僧欲乞宜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

却燒僧無對雪竇顯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嘗夢神人報曰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

發皆無對雪竇顯代云寶謂今古罕聞○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

問朕在那一界中智寂無對保寧勇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

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

為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

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

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

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
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三藏曰遠法師晉
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三藏問師既至此欲
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
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
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
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
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
須辛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
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
忘却

教外別傳卷十六終

海寧縣無地地主人郭正中原名凝之字黎
巖彙編教外別傳十六卷拾遺刊刻今孫男
郭時願拾板徑山古樸菴附大藏流行法寶
康熙乙巳冬月敬識





